

·技术与人·

AI重生带来魔幻问题

□闻宏秀

近期关于AI重生的热议,因其对情感技术化的颠覆性变革与现有记忆伦理的巨大冲击而备受关注。

可视化大师尼古拉斯·费尔顿花了十年时间给自己做了一个图谱,对此,公众并不质疑,因为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数字化记忆。此外,费尔顿还把去世的父亲进行数字化转化,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因为这是他以父爱对父亲的致敬。按照社会规则,作为继承人,他有这个权利。可是,用AI复活的数字人李政给他的家人带来二次伤害,并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与质疑。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何在呢?“我”从“我”的视角让他人重现的时候,这种被给予的生命永恒到底指向了什么?被给予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纠缠在哪里?“我”是否可以以技术之力,把人类之灵做一个并轨的过程?

通过复活,我们的现在、过去和未来恰恰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并轨机制。并轨其实代表了生命的多次相遇,会带来一个大的冲击——一个人过世了,“我”很可能没那么悲伤,因为“我”还能看到他。人类世会不会进入一个新模态?未来我们怎么去面对人类世的当下、过去和未来?

被给予的AI重生数字人触动了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由自我向他人的转变。知情同意是谁在同意?知情同意的新的情境是什么?假设A不同意被数字化,但是世人B表示对A要表达足够的哀思,对于B来讲,看不到A就很难过,那么,该保护谁?既然A已经过世了,那B对A的思念如此强烈,很可能会向B倾斜,但A并不知情,即他人视角的转变由此完成。

第二,生命与日常生活的分离模式。传统意义的生命意指肉体生命,生命与日常生

·序跋集·

透过游戏看世界

□孙静

小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曾梦想环游世界。长大后,我真的去了不少地方,从墨尔本到芝加哥,再到罗马,从北欧小城舍夫德到日本京都,从弗吉尼亚大学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从麻省理工学院到纽约大学游戏中心,从都灵大学到鲁汶大学,有时是短暂访问,有时则会停留一段时间。回想起来,大部分旅行都跟电子游戏相关。作为一个游戏研究者,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到不同的城市,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学者、游戏设计师、玩家一起玩聊游戏。

不仅如此,游戏还用另一种方式带我遨游世界。在《极圈以南》中,气象学家彼得带我穿越南极的风雪。在《永夜:雪落》中,我跟牧鹿人一起感受北极附近古老的萨米文明。通过《失踪》,我看到了印度城市墙壁上的女孩儿剪影,那是游戏设计师为女性保护做出的努力。《刺客信条:大革命》中有保留完好的巴黎圣母院,《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中的西班牙古城游戏展望了未来AR技术的巨大潜力。我在《绘真·妙笔千山》中感受中国画的韵味,在《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中悠闲地散步捉鱼,在《纪念碑谷》中看到了奇妙的几何之美。

在与游戏相伴的旅途中,我看到人们对游戏的态度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游戏难民、游戏旁观者、游戏移民以及游戏原住民。

游戏难民拒绝任何形式的游戏体验,时不时地为游戏贴上“玩物丧志”“电子海洛因”等耸人听闻的标签,甚至建议用电击疗法来解决过度游戏的问题。与之相比,游戏旁观者对电子游戏的态度较为缓和,他们偶尔玩些简单的游戏,但不会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艺术家们·

惠斯勒论《树敌的高雅艺术》

□李炜

这世上有两种肖像画家。第一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他们完成一份工作便开始下一份。这样的艺术家在世时往往名利双收,死后却迅速被遗忘——无论他们的技艺有多高超。

第二种肖像画家则没那么勤勉,甚至毫不敬业。但他们投入了大量与工作无关的东西:自己的个性。凭着一身魄力,他们吸引了不仅坐在自己画架前的模特,还有百年后在书籍中遇到他们的读者。

惠斯勒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他拥有一种化友为敌的神奇本领,“随时都有可能把朋友的第五根肋骨下插一刀”。他写了一本《树敌的高雅艺术》,把此书献给“所有年纪轻轻就已抛弃众人友情的罕有人士”。

书里,惠斯勒不但挖苦了自己看不顺眼的艺术家,还摘录了那些人挖苦他的文字,书一上市就卖了个精光。

说句公道话,这其实是惠斯勒小心翼翼打造出的形象。就像腐肉吸引苍蝇,名声也会招来寄生虫;他需要精通“树敌”这门艺术,方能高雅地打发掉像王尔德这种难搞的人物。

一开始,新来的仰慕者王尔德确实挺讨惠斯勒喜欢的。这两人一拍即合,一唱一和。据说,听到惠斯勒说了某句俏皮话后,王尔德喃喃自语道:“真希望是我说了那句话。”惠斯勒顿时喜上眉梢,立即回道:“你会说它的,王尔德。你绝对会的。”

可惜惠斯勒也没能得意太久。喜悦很快让座给厌烦,继而又被愤怒占位。王尔德确实按照画家的建议做了,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奇思妙想据为己有,甚至逐字逐句地照搬。惠斯勒发现自己带着谈谐口吻的指责丝毫不起作用时,只好在报纸上白纸黑字地告知天下,臭小子刺伤了他的诸多想法。这只能迎来王尔德的一阵假笑——然后一个巴掌。“要说我借用惠斯勒先生的艺术观点,”作家在同一家报纸上反驳道,“我听过他表述的唯一一条



闻宏秀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有《技术有病我没药》。

活属于同步状态,而被给予的AI重生数字人则以非肉体的方式将生命进行呈现,且其生命表征可以与时间流逝无关,进而以技术的方式进行了生命与日常生活的分离。易言之,被给予的AI重生数字人变成有“生命”但无日常生活的状态。

第三,谁拥有思念的权利?比如世人B凭什么思念A? B有权利思念A吗?如果没有继承权,B凭什么以AI重生数字人的方式来思念A?

第四,数据管理与成为例外的遗忘。在数字化进程当中,保存是一个常态,是默认值。在数据充斥的时代,面对海量数据,想忘掉什么、删除什么比记录更令人费力,遗忘本身成为一种例外。如在我们更换手机的时候,面对大量照片应该删哪张照片呢?事实上,遗忘是记忆的一部分,在AI可以复活的年代,且不说保存与运行的资源成本,遗忘该如何进行?

思念本来是对自己的情感给予一个安慰,但是在数字人被给予它的一个相关性之后,和我们现实的人对接过程当中诞生的新东西,这种迷惑该怎么去处理它?

不妨畅想一下,在未来,被复活的数字人A、B、C、D、E,他们之间的交流该怎么处理?他们会不会对人类提出一个非常魔幻的评述与要求呢?如“你看,我们家复活得这么漂亮,数据如此全面,你们家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家这小孩儿不孝道……”因此,AI重生的被给予性问题不仅仅是科幻,而且将更魔幻。



孙静 西交利物浦大学文化科技学院副教授,本文选自《嬉游志:透过电子游戏看世界》一书序序。

游戏移民是游戏的忠实粉丝。他们会主动花费大量时间钻研游戏机制和游戏规则,积极参与线上及线下的游戏活动,甚至购买价格不菲的游戏设备、新款游戏或游戏周边。至于游戏原住民,他们则是伴随电子游戏出生并成长的游戏世代。对他们来说,游戏即生活,反之亦然。

然而,这些阶层并不是不可流动的固化体系,因为有些人他们在他们之中搭建着数字桥梁,旨在消除数字鸿沟。

游戏主播雪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位80多岁的老奶奶不仅是《上古卷轴5:天际》等硬核游戏的玩家,还在国外视频分享网站上开设自媒体频道,已制作并上传了几百部游戏视频。在日本,名为岩宫正子的老奶奶更是在81岁时从零开始自学编程,而且还开发出了一款专门面向老年人的手机游戏。

我也是游戏移民,最初接触游戏还是在上个世纪末。彼时,计算机特别稀缺,游戏产品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样。我在印着键盘的纸板上练习指法,用DOS系统学编程,用装着Windows 3.2的老式电脑玩《扫雷》。那时候,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以游戏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进入游戏产业工作,甚至开始设计游戏。

在这段有趣又有意义的旅程中,游戏总能带给我全新的体验,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可能性。出于这个原因,我也尝试搭建一座游戏桥梁,为您提供一种理解游戏的视角,一起透过游戏看世界。

·艺术家们·

惠斯勒论《树敌的高雅艺术》

□李炜

这世上有两种肖像画家。第一种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他们完成一份工作便开始下一份。这样的艺术家在世时往往名利双收,死后却迅速被遗忘——无论他们的技艺有多高超。

第二种肖像画家则没那么勤勉,甚至毫不敬业。但他们投入了大量与工作无关的东西:自己的个性。凭着一身魄力,他们吸引了不仅坐在自己画架前的模特,还有百年后在书籍中遇到他们的读者。

惠斯勒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他拥有一种化友为敌的神奇本领,“随时都有可能把朋友的第五根肋骨下插一刀”。他写了一本《树敌的高雅艺术》,把此书献给“所有年纪轻轻就已抛弃众人友情的罕有人士”。

书里,惠斯勒不但挖苦了自己看不顺眼的艺术家,还摘录了那些人挖苦他的文字,书一上市就卖了个精光。

说句公道话,这其实是惠斯勒小心翼翼打造出的形象。就像腐肉吸引苍蝇,名声也会招来寄生虫;他需要精通“树敌”这门艺术,方能高雅地打发掉像王尔德这种难搞的人物。

一开始,新来的仰慕者王尔德确实挺讨惠斯勒喜欢的。这两人一拍即合,一唱一和。据说,听到惠斯勒说了某句俏皮话后,王尔德喃喃自语道:“真希望是我说了那句话。”惠斯勒顿时喜上眉梢,立即回道:“你会说它的,王尔德。你绝对会的。”

可惜惠斯勒也没能得意太久。喜悦很快让座给厌烦,继而又被愤怒占位。王尔德确实按照画家的建议做了,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奇思妙想据为己有,甚至逐字逐句地照搬。惠斯勒发现自己带着谈谐口吻的指责丝毫不起作用时,只好在报纸上白纸黑字地告知天下,臭小子刺伤了他的诸多想法。这只能迎来王尔德的一阵假笑——然后一个巴掌。“要说我借用惠斯勒先生的艺术观点,”作家在同一家报纸上反驳道,“我听过他表述的唯一一条

专栏

“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发布

2024年5月,“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全面上市,丛书包括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著《四书通识》,湖南大学尹世尤教授著《〈孙子兵法〉通识》,上海政法学院沈海波教授著《〈山海经〉通识》,广州中医药大学刘鹏教授著《〈黄帝内经〉通识》,复旦大学吴兆路教授著《〈水浒传〉通识》。

“中华经典通识”是一套专家学者引导大众了解传统经典的原创全彩图文“大家小书”,拟出版50种,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丛书主编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教授,作者都是该领域卓有建树的一线学者。

丛书立足大众,致力于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融入对每一部经典的最基本、最重要知识的介绍之中,在梳理经典产生、流传历史及其对中国文化、世界文明影响的源流过程中,不仅传授“真知”,还要传递学者对人生、对学术的思路与“智慧”。为保证整套丛书的质量和权威性,“通识”系列的写作言必有据,力求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通俗易懂,将学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将传统经典变成国人通识。

丛书每5种为一辑,目前已经出版三辑15种图书。每辑的主题不一。第一辑是“让经典成为通识”,包括《〈资治通鉴〉通识》《〈老子〉通识》《〈庄子〉通识》《〈西游记〉通识》《〈红楼梦〉通识》等5种;第二辑是“让经典融入身心”,包括《〈周易〉通识》《〈本草纲目〉通识》《〈世说新语〉通识》《〈三国演义〉通识》《〈唐诗三百首〉通识》等5种;第三辑主题是“凭经典打开格局”。丛书前两辑已分别于

2022年、2023年面世。

“中华经典通识”自出版以来,因为立意的高远和图书内容的高质量、高品质,广受读者的好评,入选各大好书榜单共计40余次,书评专访等30余次,各专题报道210余次,各种线上线下讲座40余场次。

该系列丛书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教授表示,读经典就是打开视野、提升自己的过程,而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放下身段”,把经典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家,通过编纂这套丛书,展现了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样貌。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方式聚焦“八百壮士”群体,生动展现一所国家首批重点建设高校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传奇。

这是一部跨越一个甲子的人物传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800多名青年生响应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齐聚哈工大。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铸就了“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的哈工大光荣传统。如今,这里不仅有“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严谨的学术氛围和丰富的校园文化,更有无数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传奇。哈工大为党和国家培养了123位两院院士、166位大学书记和校长、142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53位共和国将军、450余位航

空国防总师。从“铁将军”俞大光的《电工基础》,到继承“铁将军把关”传统的“四大名捕”,从刘永坦筑起的“海防长城”“雷达铁军”,到曹喜滨带领的哈工大小卫星团队,本书通过讲述一个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展现出“八百壮士”身影背后一种永不褪色的理想信念之力。

这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的哲思笔谈。纵观一位位“八百壮士”的人生历程,都离不开“选择”两个字。从研制新中国第一台能说话、会下棋的智能计算机,到研制“中国天眼”主动反射面结构系统,从“天官机械臂”到“地面空间站”,一个个“从零到一”的背后,是一次次关乎人生命运乃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抉择。在作者陈聪与老一代

抛开手机电脑,与自然同步生活

马克·博伊尔一直探求着去芜存菁的生活方式。2008年,他尝试度过一年不使用货币的生活,得到了媒体与大众的关注;2017年冬天,博伊尔开始着手在自己购置的一小块土地上生活,切断了与现代科技的联系。他把与友人一起劳作、生活、交往的故事记录下来,于2019年出版了《从鸟鸣声中醒来:逃离现代生活的365天》(原书名:《The Way Home: Tales from a Life without Technology》)一书,将抛开科技的生活视为对本真的回归,试图从碎片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向可持续的生存方式转变。《爱尔兰时报》对这本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博伊尔敢于停下来。对于人们难以摆脱的混乱而疯狂的生活,他按下了暂停键。他抛开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电力系统,以

及我们过分依赖的一切外部事物,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在这一年中,博伊尔选择的是更为缓慢的、与自然同步的生活方式,顺应日出日落的节奏与季节的更替,重新去发现时间的意义。

博伊尔的用意不在于从学理角度探讨现代生活的弊端,而在于从一朝一夕、一饭一食中挖掘他向往的本真,于行动与感知中进行思索。他反思了大规模机械化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差异,更倾向于手工制作的方式。在阅读他的记述时,读者时而有阅读“户外生存手册”的感觉,了解博伊尔如何与伙伴们搭建起木屋、草园与鸡舍,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储存鹿肉,种下第一批土豆,在削木头的同时进行冥想,生火,自酿苹果酒,学习钓鲑鱼的要领……他注重的是人的行动力,尤其是处于自然环境中的基本生存能力。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都在洒落汗水、劳累筋骨,也要面对痛苦、孤独与挫败,不断实践、不断体验,品尝生存的多样况味。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他重新发现了与土地、植物和动物的联系,流露出放低人类姿态的生态伦理观念。

博伊尔思考着现代人的过去与未来,他认为,人们在心理与情感上都过于依赖工业科技,历经现代化进程与“凯尔特之虎”的经济腾飞之后,爱尔兰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祖辈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在他看来,人们不应把过去浪漫化,

快览>>>

《群众的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
王德福 著 东方出版社

紧扣社区治理现代化重大议题,是了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不可多得的参考。书中既有社会民生问题,又有政策改革内容,既有生动细致的经验描述,又有深刻独到的观点总结。作者在城乡社区开展田野调研1000余次,累计调研近20个省、市近100个社区,掌握了众多城乡基层治理的一手资料。

《一步一光明》
张子影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军旅作家张子影的一部具有总结性质的散文集。张子影用27个故事讲述了生活中的爱与温情,她以一种温柔的方式,缓缓道来那些往昔,从家人到友人,再到陌生人,一步步从熟悉走向陌生,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带来对成长、责任、人性、生活与爱的思考与探索。

《旧纸边上》
薛原 著 金城出版社

以现代文人的趣闻轶事、传奇人生为主题,在日常阅读中寻找那些远去的现代文人的身影与背景,用图书文献和书信日记里的史料材料还原那些逝去的人物风景。既有对汪曾祺、钟叔河、流沙河等文化名家的阅读赏析,也有鲁迅、闻一多、巴金、台静农等文人家人的奇闻轶事。

凭经典打开格局

“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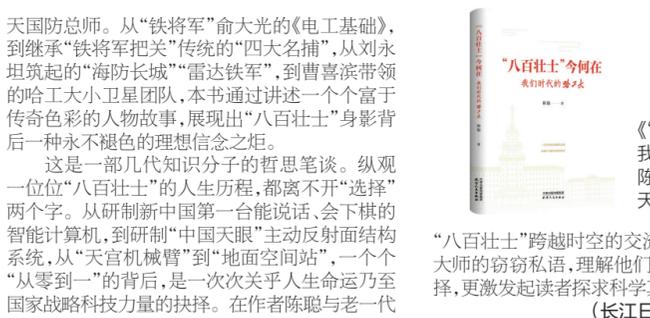


2022年、2023年面世。

“中华经典通识”自出版以来,因为立意的高远和图书内容的高质量、高品质,广受读者的好评,入选各大好书榜单共计40余次,书评专访等30余次,各专题报道210余次,各种线上线下讲座40余场次。

该系列丛书主编、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引驰教授表示,读经典就是打开视野、提升自己的过程,而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放下身段”,把经典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家,通过编纂这套丛书,展现了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样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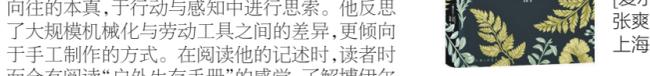
哈工大“八百壮士”意味着什么?



《“八百壮士”今何在:我们时代的哈工大》
陈聪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八百壮士”跨越时空的交流中,读者会听到一代大师的窃窃私语,理解他们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更激发起读者探求科学真理的梦想和激情。

远离手机和电脑,他找到了广阔的“简单”



《从鸟鸣声中醒来:逃离现代生活的365天》
[爱尔兰]马克·博伊尔 著
张爽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更不能把未来浪漫化。日常中的细枝末节都表明着,看似简单的生活其实需要投入大量的心血。博伊尔就“简单”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他珍视的是由“简单”构成的“复杂”,是以一件件简单的事物织就的生活纹理。在剥离工业与科技的外衣后,原始的自然环境是相当复杂的,而在自然中生活,保留的也是最初的需求,如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营养的食物与温情的陪伴。去除不必要的“复杂”之后,这样的“简单”是无限广阔的。

尽管博伊尔对技术持有较为激烈的否定态度,但他以温情的笔触描绘着爱尔兰的乡村文化。他们一起喝啤酒、唱歌、舞蹈,在劳作中互相帮忙,在闲暇时享受生活,这些经历书写出生活的丰盈。他提示人们警惕现代科技的束缚,重新与自然和社群建立联系。对于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来说,那些亲手营造的日常点滴,是不可替代的生命故事。

《增长:从细菌到帝国》
[加]瓦茨拉夫·斯米尔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口福二集:小吃六十品》
戴爱群 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收入美食家戴爱群写小吃的文章计60篇。馄饨、饺子、包子、奶酪、月饼、青团、锅贴、爆肚儿、羊肉泡馍……因为太过平常之故,鲜少见之于美食家笔下。而本书聚焦于这些日常小吃,却写出了其不平凡之处,直写得令人垂涎三尺。插画师肖洁为此书绘制32幅水彩插图,尽显小吃之美。

《香料之路》
[英]约翰·凯伊 著 九州出版社

本书叙述了3000年来环绕整个地球香料之路的发展历史:古埃及人开创海上贸易,以获取阿拉伯地区的香料;希腊、罗马航海家为获取胡椒和姜,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路;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欧洲冒险家怀着同样的目的探寻香料群岛……帮助读者去理解香料贸易如何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增长:从细菌到帝国》
[加]瓦茨拉夫·斯米尔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增长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不言而喻的、明确的目标。增长现象支配着世间万物。小到微生物个体和群落,大到帝国、文明乃至星系,都处于动态的增长变化过程之中。然而,对任何增长来说,物质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长远的未来,我们能否一次次地通过技术手段,让自己走上新的增长之路?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